

有趣味 | 有思维 | 有品位



历史不是镜子

马少华 著

历史的真相只有一种
书写历史的方式不止一种
谁在“创造”历史
历史故事的“古”与“今”哲思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历史不是镜子

历史不是镜子

Lishi Bu Shi Jingzi

马少华
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不是镜子 / 马少华著. — 济南 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8.1

ISBN 978-7-5474-2589-3

I . ① 历… II . ① 马… III . ① 中国历史—通俗读物
IV . ① 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4564 号

责任编辑 秦 超 梁培培

装帧设计 杨建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160 毫米 × 230 毫米

18.75 印张 20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思

- 仁者无敌，误人子弟 / 2
-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选择 / 6
- “曾子杀猪”与“曾子杀人” / 10
- 秦昭王：其实我不是忘恩负义 / 13
- 来来来，给你讲个故事 / 16
- 宓子贱：其实我一点都不贱 / 21
- 招，还是不招 / 24
- 故事和现实 / 28
- 历史是个幼儿园 / 32
- 倒霉的杨主簿，幸运的东郭邮 / 36
- 不要挑战我的忍耐极限 / 41
- 唐朝的民主事件 / 46
- 贾岛的两次撞车 / 48
- 第三条路 / 51

隋朝的“强”与唐朝的“弱” / 56

推荐人，贵姓？ / 59

狄仁杰：咱上面有人 / 62

卖炭翁与卖柴翁 / 66

说话的权利和说话的效果 / 70

历史上的“人才扎堆”现象 / 75

清朝版“高晓松” / 79

诡异的 1860 年 / 82

我们为什么都想当神仙 / 85

智

妙语化解君臣矛盾 / 90

魏徵的进谏之道 / 94

一张地毯引发的故事 / 98

奸臣如何当评委 / 103

领导的“否定”之术 / 106

其实不是胡子的事 / 109

孤儿寡母不是好欺负的 / 114

申时行的拆迁妙招 / 116

让人叫绝的斗争智慧 / 118

袁枚巧用“微博”维权 / 121

胡雪岩的帮与不帮 / 124

梨园大师们的急智 / 126

趣

两千年前的心理药方 / 132

荣启期的“快乐观” / 135

世间已无梁上君子 / 138

小商人妙招变身大高官 / 142

温庭筠：爷就是这么牛 / 147

请借表叔一用 / 151

姜还是老的辣 / 153

杜甫：文坛大宗主，官场小人物 / 158

浣花夫人洗剑录 / 163

瞧，皇上吃饭真“节俭” / 167

曾国藩：我是一个笨小孩 / 170

好运莫如刘玉书 / 174

零分照样上大学 / 179

行

“周公吐哺”与“刘邦喷饭” / 186

历史上“不用”的哲思 / 189

冯唐：不会说话才易老 / 192

历史上“不欺”的哲思 / 196

名人的“节俭秀” / 199

死了都要爱 VS 死了都不放过你 / 203

朱武为何无用武之地 / 206

- 历史上“不说”的哲思 / 209
- 历史上的两次“杜撰”事件 / 212
- 小人物的生命亮度 / 215
- 张学良的“说”与“不说” / 219
- 那些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/ 221
- 蔡元培的“造假”与“护假” / 224
- 程砚秋的梨园传承 / 227
- 刘文典的三次服软 / 230
- 齐白石的容忍与不容忍 / 233
- 替学生出头的民国校长 / 237
- 坐牢怕什么，我来陪你 / 240

博

- 趣谈古代的“避讳” / 246
- 漫话古代“退休”制度 / 252
- 历史上的同龄人 / 258
- 近代名人的名字趣谈 / 263
- 中国传统吉祥符号 / 268
- 科举史上的三大名榜 / 275
- 古代文人的“到此一游” / 280
- 古代书画作品上的“到此一游” / 284

历史不是镜子

思

仁者无敌，误人子弟

说起“武王伐纣”，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。一边是英明神武的周武王，加上一位半神级的姜子牙，另一边是堪称中国历代昏君楷模的商纣王，用孟子的话来说，这是一场“以至仁伐至不仁”的战争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

按照几千年来的说法，这场战争是这样的：公元前一千年左右（至于具体时间，伟大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考证出了二十多种说法，此处略过），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大军征讨东夷，朝中空虚的大好时机，在牧野代替老天爷宣读了商纣王的种种罪状，决定替天行道，率领四万五千人的大军准备攻打朝歌。

正在酒池肉林寻欢作乐的商纣王听说后很纳闷儿：“我是天子，老天爷就是我爹，我爹有什么话不直接跟我说，干吗还要让一个外人来转告我？”

不过商纣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，自然不会把“老爹”的话放在眼里，当下便召集 70 万大军（以奴隶为主），兵发牧野，让周武王看看谁

才是真正的“王”。一边是4.5万人，一边是浩浩荡荡的70万大军，商纣王仿佛已经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一幕：15个人围殴1个人（这场面太血腥我不敢看）。

这时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：还没等双方交战，70万商军便集体倒戈，杀向朝歌！延续五百多年的商朝就这样灭亡了，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大决战，却出现了一幕极其吊诡的临阵倒戈！

几千年来，这次事件被无数次地传扬，周武王就此成为明君的代表，商纣王也就此成为昏君的典范，而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，也被定论为反抗暴君的弃暗投明。以有道伐无道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。

然而，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，“顺理成章”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70万商军的临阵倒戈，看似自然，却充满了说不清的吊诡。

说它吊诡，首先得了解奴隶社会的特点。在奴隶社会，奴隶从属于奴隶主，没有自主权，也没有人会想到反抗，所谓的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都是后人强加到人家头上去的，奴隶们还没有这个觉悟。要知道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底层人民反抗暴政还是在800年后的秦朝末年。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奴隶造反的例子，不好意思，你只能去找古罗马的斯巴达了。况且，斯巴达起义其实比咱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还要晚130多年（再次为中国古人的领先而自豪）。

所以，在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——商朝末年，发生奴隶大军临阵倒戈，实在是可疑的。其实翻开那时的史料，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身影，这个人叫胶鬲。说起胶鬲这个名字，很多人可能一时想不起来，其实在中学课本中我们就知道他了。在孟子著名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文章中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……”其中“举于鱼盐之中”的胶鬲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仁兄。

孟子的意思是想说这些人虽然都是起于微贱，但自强不息，创下了不朽的功勋，激励大家“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。其实这个说法用在胶鬲身上是不合适的。

在江苏扬州、泰州祭祀“盐宗”的庙里，供奉着三位“盐宗”，即盐商的祖宗，一位是人工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，一位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，第三位就是胶鬲，是贩运食盐的祖宗。自古盐商都是身家巨富，作为盐商祖宗的胶鬲更是不在话下，用“富可敌国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

战争从来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持，商纣王讨伐东夷，耗资无数，眼看国库日渐空虚，连酒池肉林都快供应不上了，这时，周文王向商纣王举荐了胶鬲。对商纣王来说，胶鬲无疑就是救命稻草，其巨额财富让商纣王一下子摆脱了困境。为了报答，商纣王封胶鬲为少师，上演了一幕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钱权交易。但是别忘了，胶鬲终究是周文王的人。周文王死后，武王即位，开始了灭亡商朝的倒计时。

有一次，商纣王派自己的哥哥微子和胶鬲率领使团访问周国。就是在这次访问中，周武王成功地跟胶鬲对上了暗号，又成功地策反了微子，并许诺事成之后微子世为长侯，胶鬲加富三等，封地运城盐湖地区，全权发展当地盐业。

回到朝歌后，胶鬲开始行动了，成功地将几位能征善战的大将都派到了东夷前线，等到周武王讨伐朝歌时，70万商军正是由胶鬲率领的，“临阵倒戈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前后两个“顺理成章”，一个是儒家的“仁”，另一个是兵家的“卧底”，你说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？

几千年来，儒家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，认为只要拥有了“仁”，就“仁者无敌”，拥有了“正”，就“邪不胜正”，却从来不讲究跟“不仁”和“邪恶”的斗争方法。可现实却往往是，在“不仁”和“邪恶”面前，“仁”和“正”伤痕累累。

辛亥革命时，孙中山去新加坡为革命筹款，当地有人问他：“孙先生手底下一个兵都没有，如何妄谈革命？”

孙中山笑着说：“我们的军队多着呢。”

那人问：“在哪儿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孙中山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。清朝的士兵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，等他们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后，就会掉转枪口去推翻清王朝！”

听起来让人振奋不已，仿佛只要孙中山的革命真理一讲，几百万清朝军队就会立刻“临阵倒戈”，上演一幕近代版的“武王伐纣”。可惜的是，现实很不给孙先生面子，那套革命真理除了能鼓动几个热血青年去刺杀清朝官员之外，对清朝的统治没有多少影响，最后还得靠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出面，才把溥仪一大家子请出了紫禁城。

这就是现实，现实得让人如梦初醒。正是因为这个现实，才让孙中山下定决心筹建黄埔军校，建立革命党自己的军队。没有军队，谁听你的？

伟大如孙中山者，都未能逃出这个魔咒，可想而知还有多少人沉迷于其中而不自知。《九品芝麻官》中，包龙星的老爸临终遗言：“贪官要奸，清官要更奸，不然怎么斗得过那些坏人啊！”一语道破天机。

只讲立场，不讲方法，好像是我们一直都在宣扬的东西，更别说歪门邪道了，于是，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无数激昂的口号、青春的热血、盲目的冲动，却唯独不见有效的行动。

承不承认胶鬲的存在，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方向。

其实，承认胶鬲，丝毫都不影响周武王的英明，相反，避讳胶鬲，只会让周武王变得假大空。可惜的是，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塑造假大空，意淫着“仁者无敌”“邪不胜正”，这不说是蓄意陷害，至少也是误人子弟。

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选择

有一次，孔老夫子带着弟子们去卫国，路过蒲的时候，被当地人拦下了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蒲的统治者公叔氏想从卫国独立出来。自古以来搞分裂都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所以公叔氏也有点心虚，一听说孔子要去卫国，心里就嘀咕开了：孔子那么大能耐的人，要是当了卫国的大官，那我的独立大业就更难了，所以绝不能让他过去。于是，公叔氏就派人在半道上把孔子一行人给截住了。

孔老夫子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公良孺的，是个富家子弟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当初为了拜孔老夫子为师，把自己家的五辆车都捐出来了。而且这个人性格还很强硬，跟子路一样，好打抱不平，这个时候一看师傅被拦下了，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冲上去叫道：“我师傅在匡那个地方就被抓了一次，今天在这儿你们又想找麻烦，是不是看我们好欺负啊！既然这么喜欢欺负人，那我就跟你们拼了吧！”

可能现在的人对孔老夫子都有误解，以为他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一帮手

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其实完全错了，孔老夫子，包括他的弟子们，身体素质都非常好，像公良孺、子路这几个，还是当时有名的功夫高手。所以，这一帮人一冲上去，公叔氏派来那帮人就招架不住了。多亏一个领头的还算机灵，赶紧叫停说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既然你们都是远近闻名的君子，那咱就立个君子之约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公良孺也不傻，自己一帮师兄弟虽然占了上风，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地盘，要是闹大了，人家的军队一开过来，我们功夫再好也没用啊，既然人家主动认输了，那咱也别得寸进尺了，于是就问怎么个君子之约？

那人说：“你们不是要去卫国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卫国的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你们就别去了。只要你们答应，我们就不为难你们，马上放你们走。”

公良孺一听，这是外交上的事儿，自己可不敢做主，就跑回去跟孔老夫子汇报。孔老夫子听完，想都没想，立马儿就答应了。

公良孺还有点不适应：师傅不是一向都教导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吗？今天怎么一遇上事儿就怂了？但这话公良孺可不敢说出来，人家师傅毕竟是师傅，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于是就又跑回去，答应了那人的话。

那人也挺讲究，专门派人一路护送，把孔老夫子一行人送了出去。可刚一出蒲的地界，孔老夫子立马儿就冲车夫喊：“掉头，去卫国！”

这一嗓子，把弟子们都听傻了：师傅这是怎么了？刚答应了人家说不要去卫国，怎么转眼又变卦了？大家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最后把最会说话的子贡推了出来。

子贡磨磨蹭蹭地挪过去，小心地说：“师傅啊，咱这样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……”

孔老夫子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被逼着立的誓，连神都不会听的。”

这就是孔老夫子著名的关于“信言”的话题，两千多年来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崇，无数人都在赞赏这种行为——痛快！对待恶人就应该用这种方法，如果对恶人讲诚信，不光是你自己受害，更是助长了恶！

讨论这个话题很容易陷入一种亢奋的状态，被情绪所左右，那我们就先不讨论了，再来看看另一个故事吧。

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跟孔老夫子是同一时代的人，叫苏格拉底。

公元前 399 年，苏格拉底被抓了起来，罪名是“传播不健康思想”。到了审判时，贵族们为了表示公正性，找了一大帮不识字的无业游民来当审判员，跟他们说了一大堆苏格拉底的“邪恶”思想，这帮人一听，世上还有这么怪的人？该杀！该杀！

于是，审判庭以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为由，判处苏格拉底死刑。

这帮无业游民糊涂，但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可不糊涂：这分明就是想置我们师傅于死地啊！你们这就是名副其实的“恶法”，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傅被你们陷害！于是，弟子们就联合起来，想帮师傅逃走。

然而，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苏格拉底竟然拒绝了，说：“法律已经判我死刑了，我怎么能走呢？”

弟子们一听，也像孔老夫子的弟子们一样，都傻了——师傅是不是被吓糊涂了？这都什么逻辑啊？明明知道人家在陷害你，你还在那跟人家讲诚信？这不是傻子吗？

结果苏格拉底说了一句话：“即使判我死刑的法律是错的，那我公然逃脱法律的判决就是对的吗？”

弟子们都不说话了。几天后，苏格拉底喝下毒酒而死。

在很多时候，对一个话题的辩论很容易陷入歧途，越辩越乱，反而是把两个类似的故事摆在一起，能让人一目了然，豁然开朗。在知道苏格拉底这个故事之前，我也一直对孔老夫子的做法非常欣赏，认为这是一种灵活通达的大智慧。但在看到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之后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，好像我们还是缺少了点什么。

以过马路为例，我说的不是交通高峰期，而是在深夜，路上一辆车也没有，一个人也没有，这时候如果红灯亮了，你会不会停下来？我相信绝

大多数人不会，而且认为理所当然，因为红绿灯的作用是为了让交通变得更通畅，现在根本就没有人，我直接过去不就很通畅吗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要是我干巴巴地停在那儿，那不成傻子了吗？

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思维方式，一切从权，灵活通便。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与苏格拉底的一句话，竟然影响了两千多年后的东方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，不知道在天堂的这两位大圣人会有什么交流？

“曾子杀猪”与“曾子杀人”

提起“曾子杀猪”的典故，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。

这个典故记载在《韩非子》中，说的是有一天，曾子的妻子去赶集，小儿子也哭着喊着要一起去，妻子就说：“乖，在家好好念书，等妈回来给你杀猪做肉吃。”小儿子在赶集和吃肉之间权衡了一下，最终选择了后者，乖乖地回到里屋，哇啦哇啦地背老爸的名言：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……”

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相信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儿，自己小的时候，或是自己的孩子哭闹的时候，大人都会许诺很多东西，目的是让孩子停止哭闹，至于能不能兑现，就要看大人的心情了，如果非要记在心上，那就是自寻烦恼了。

曾子的妻子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小孩子嘛，哄哄就好了，哪儿能事事当真。于是，就心安理得地出门了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正竖着耳朵的老公。

当妻子赶集回来，还没等到门口，就听见院子里有“霍霍”的磨刀声，